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聚

大唐西明寺沙門釋道宣撰

法義篇第四之五

衆生佛不相異義　南齊沈約字休文

六道相續作佛義　沈約

因緣義　沈約　形神義　沈約

神不滅義　沈約　難范縝神滅義　沈約

因緣無性論　陳沙門真觀　并朱世卿自然論

北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周藏經願文　王褒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三藏聖教序　并表[illegible]太宗文帝

述三藏聖教序　并謝答今上即高宗

述注般若經序　唐褚亮

金剛般若經集注序　司元大夫李儼

爲翻經諸僧書　并答　太常博士柳宣

佛知不異衆生知義　沈休文

佛者覺也覺者知也凡夫之爲佛地立善知惡未始不同也但佛地所知者得善之正路凡夫所知者失善之耶（正欤）路凡夫得正路之知與佛之知不異也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知凡夫之知爲佛之知不異由於所

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

故正謂以所善非善故失正路耳故
知凡夫之知為佛之知不異由於所

知之事異知不異也凡夫之所知不
謂所知非善在於求善而至於不善
若積此求善之心會得歸善之路或
得路則至于佛也此衆生之為佛性
實在其知性常傳也

六道相續作佛義　沈約

一切種智与五道六趣衆生共有受
知之分無分異也　問曰受知非知
耶荅曰非也　問此以何為體荅曰
相續不滅是也相續不滅所以能受
知若今生陶練之功漸積則来果所
識之理轉精轉精之知来應以至於
佛而不斷不絶也若今生無明則来
果所識轉闇轉闇之知亦来應以至
於六趣也受知之具隨緣受知之善
惡不関此受知之具也　問曰知非知
既闇命矣受知受知自是相續不滅
知自然因緣中来与此受知之具從
理而相関　荅曰有此相續不滅自
然因果中来有因有果何得無善
無惡乎

因緣義　沈約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
差不一一尒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
間衆緣互起一因一果内有差殊

因緣義　沈約

凡含靈之性莫不樂生求生之路參差不一亦流遷塗徑各異一念之間衆緣乎起一因一果内有差忒好生之性万品斯同自然所禀非由緣立因知樂生非因緣因緣非樂生也雖復倶宅形骸而各是一物一念既召衆緣衆緣各隨念起善惡二念識有不同倶資外助事由一揆辟諸非水非土穀牙不生因緣性識其本既異因果不忒雖則必然善惡獨起亦有受礙雖去獨起起便成因内因外緣寔由乎此

論形神　沈約

凡人一念之時七尺不復関所念之地凡人一念聖人則无念不盡聖人無已七尺本自若空以若空之七尺捴无不盡之万念故餘凡夫異也凡人一念忘彼七尺之時則目廢於視足廢於践當其忘目忘足㠯夫无目無足亦何以異哉凡人之暫無本實有無未轉瞬有已隨之念㠯形乖則暫忘念㠯心謝則復合念在七尺之一處則他處㠯異人同則㠯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甚促聖人長無其無甚遠凡之㠯聖其路

非我不異但凡人之暫無其無其無甚促
聖人長無其無甚遠凡之与聖其路

本同一念而暫忘則是凡品万念而
都忘則是大聖以此為言則形神舉
或人疑因果相王毫分不差善惡之
来皆有定業而六度所脩咸資力致
若脩此力致復有前因因熟果成自
相感召則力致之功不復得立六度
所脩幾於廢矣釋迦邁九劫勇猛所
成勇猛之因定於無始本不資九安
得釋超余以為因果情照本是二物
先有情照却有因果情照既動而因
果隨之未有情照因果何託因識
二塗用合本異其本既異厥體不同
情照別起於理非礙六度九劫差不
足疑也

神不滅論　沈約

含生之類識鑒相懸等級參差千累
万沓昆蟲則不逮飛禽飛禽則不逮
犬馬曷明昭著不得謂之不然又人
品以上賢愚殊性不相窺涉不相曉
解燕北越南未足云匹其愚者則不
辯菽麦悖者則不知愛敬自斯以上
性識漸弘班固九品曾未槩其万一

何者賢之与愚盖由知与不知也愚

性識漸卯斑固九品曾未槩其万一

何者賢之與愚蓋由知與不知也愚
者所知則少賢者所知則多而万物
交加羣方緬曠情性曉昧理趣深玄
由其塗求其理既有曉昧之異遂成
高下之差自此相傾品級彌峻窮其
原本盡其宗極乎相推仰應有所
窮其路既窮無微不盡又不得謂不
然也且五情各有分域耳目各有司
存心運則形忘目用則耳廢何則情
靈淺弱心慮雜擾一念而兼無由可
至既不能兼紛紜遞襲一念未成他
端乎起乎起衆端復同前矣不相兼之
由由於淺惑惑淺為病病於滯有不
淺不惑出於兼忘此兼得此兼忘照
自凡夫至于正覺始惑於不惑不兼
至能兼又得謂不得也又且蟲矣促
含靈靡二或朝生夕殞或不識春秋
自斯而進脩短不一既有其短豈得
無長虛用損年善攝增壽善而又善
焉得無之又不得謂之不然也生既
可矣則壽不可無矣既無矣則生不
可極形神之別斯既然矣形既可養

神寧獨異神妙形麁較然有辯養形
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

神寧獨異神妙形麁較然有辯養形

可至不朽養神安得有窮養神不窮
不生不滅始末相校豈無其人自凡
及聖含靈義等但事有精麁故人有
凡聖聖既長存在凡獨滅本同末異
義不經通大聖貽訓豈或斯哉

難范縝神滅論　沈約

來論云形即是神神即是形又云人
體是一故神不得二若如雅論此二
物不得相離則七竅百體无處非神
矣七竅之用既異百體所營不一神
亦隨事而應則其名亦應隨事而改
神者對形之名而形中之形各有其
用則應神中之神亦應各有其名矣
今舉形則有四支百體之異屈申聽
受之別各有其名各有其用言神惟
有一名而用分百體此深所未了也
若形為神神對片不可差何則形之名
多神之名寡也
若如來論七尺之神神則無處非形
形則无處非神矣　刃則惟刃猶利
非刃則不受利名故刃是舉體之稱
利是一處之目刃之為利既不同矣
形之為神豈可忘合耶

又昔日之刃今鑄為劍劍利即是刃

形之為神豈可志合耶

又昔日之刀今鑄為劒劒利即是刀
利而刀形非劒形於利之用弗改而
質之形已移為夫前生為甲後生為
丙天人之道或異往識之神猶傳為
夫劒之為刀刀之為劒有何異哉
又一刀之質分為二刀形形已分矣
而各有其利今取一牛之身而割之
為兩則飲齕之生即謝任重之用不
分又何得以刀之為利譬形之為神耶
來論謂刀之為利即形之有神刀則
舉體是一利形則舉體是一神神用
於體則有耳目手足之別手之用不
為足用耳之用不為眼用而利之為
用無所不可亦可斷蛟蛇亦可截鴻
鴈非一處偏可割東陵之瓜一處偏
可割南山之竹
若謂利之為用亦可得分則足可以
執物眼可以聽聲矣若謂刀背亦有
利兩邊亦有利但未鍛而銛之耳利
若遍施四方則利體無處復立形方
形直並不得施利利之為用正在一
邊毫毛處耳神之為形舉體若合
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
體則分若使刀之為利其理若一則胛
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

又安得同乎刀若舉體是利神用隨
體則分若使刀之與利其理若一則胛
下亦可安眼背上亦可施鼻可乎不
可也
若以此譬為盡耶則不盡若謂本
不盡耶則不可以為譬也若形即是
神神即是形二者相資理無偏謝則
身亡之日形亦應消而今有知之神
亡无知之形在此則神本非形形本
非神又不可得强令如一也
若謂總百體之質謂之形總百體之
用謂之神今百體各有其分則眼是
眼形耳是耳形眼形非耳耳形非
眼形則神亦隨百體而分則眼有眼
神耳有耳神耳神非眼神眼神非耳
神也　而偏枯之體其半已謝已謝
之半事同木石譬彼僵尸永年不朽
此半同滅半神既滅半體猶存形神
俱謝弥所駭惕　若夫二負之尸經
億載而不毀單開之體尚餘質於羅
浮神形若合則此一士不應神滅而
形存也
來論又云欻而生者欻而滅者漸而
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衝以攻子

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
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與神

生者漸而滅者請借子之衛以攻子

之城漸而滅謂死者之形骸始乎無
知而至于朽爛也若然則形之与神
本為一物形既病矣神亦告病形既
謝矣神亦云謝漸之為用應与形俱形以
始亡未朽為漸神獨不得以始未為
漸耶
来論又云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
骨骼案如来論生之神明生之形骸
既化為骨骼矣則生之神明獨不隨
不隨形而化乎若附形而化則應与
形同體若形骸即是骨骼則死之神
明不得異生之神明矣向所謂死定
自未死也若形骸非骨骼則生神化
為死神生神化為死神即是三世安
謂其不滅哉死神若隨形形既無知
矣形既無知神本無質無知便是神
亡神亡而形在又不經通
若形雖無知神尚有知形神既不得
異則向之死形翻復非枯木矣
因縁無性論序　陳沙門釋真觀

泉亭令德有朱三議者非惟外學
通敏亦是内信搠明常自心重大乘
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與有性
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

通敏亦是內信撤明常自心重大乘
口誦般若忽著自然之論便與有性

之執或是示同邪見或是實起倒心
交復有損正真過傷至道聊裁後論
以袪彼執雖復辞無足採而理或可
觀若與余同志希共詳覽也

性法自然論

朱世卿

竊茲先生喟然歎曰夫万法万性皆
自然之理也夫惟自然故不得而遷
貧矣故善人雖知善之不足憑也善
人終不能一時而為惡惡人復以惡
之不足誡也惡人亦不能須臾而為
善又體仁者不自知其為善體愚者
不自覺其為惡皆自然而然也坐右
之賓假是大夫忽然作色而謂曰固
哉先生之說也違大道而謬聖人之
言先生曰大道誰主聖人何言大夫
曰大道無主而無所不主聖人無言
而無所不言先生曰請言其所言
性命之所由致乎請說其所主主善
惡之報應乎大夫曰何為其不然也
蓋天地扶大道之切以載育聖人合
天地之德以設教序仁義五德以撿
其心說詩書六藝以訓其業此聖人
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

之言也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餘殃故曰聖人無親常
与善人六極序而降行懲五福陳而
善心勸三世為将覩覆敗之摧七葉
脩善有興隆之性陳賞寵而不侯所
昌踈而紹國斯道家之効也何先生
言皆自然之理而不可遷貧者其先
生笑而應曰世所謂将繩之人繩盡
而不知遷若丈夫之徒是也豹課管
陋為吾子陳之蓋二儀著而六子施
百姓育而五材用用此句者隣万法
而盡然焉人為生最靈膺自然之秀
氣稟妍蚩盈減之質懷哀樂喜怒
之情耕窮達脩短之命封愚智善惡
之性夫哀樂喜怒伏之於情感物而
動窮達脩短蔵之於命事至而後明
妍蚩盈減著之於形有生而表見愚
智善悪封之於性觸用而顯徹此八句
者捴人事而竭焉皆由自然之數無
有造為之者夫有造為之者必勞有
出入之者必漏有酬酢之者必謬此
三者非造物之功也故墨子曰使造
化三年成一葉天下之葉少矣蓋聖
人設權切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

强勇之暴宣性也懼刑戮之弗禁乃

何三全旋一葉天下之葉必考蓋聖
人設權功以成教借事似以勸威見
強勇之暴宣性也懼刑戮之弗禁乃

陳禍淫之威傷敦善之不勸也知性
命之不可易序福善以奨之故聽其
言也似若勿爽徵其事也万不一驗
子以本枝繁植斯履道之所致恙
嗇莫主由遺行之所招身居逸樂為
善士之明報體事窮苦是惡人之顯
戮孫枎少不埋虵長無令尹之貴邴
吉前無陰徳終闕丞相之尊若然則
天道以重華文命咎鮌叟之極愚以
商均丹朱酬堯舜之至聖太伯三世
无誂兵之咎而假嗣於仲虞漢祖七
葉不聞篤善之行遂造配天之業箕
稱亭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
鍾積善躬事拯人之悲顏冠七十之
上有不秀之言册在四科之初致斯
人之嘆而商臣累王荊南冒頓世居
塞北首山無解顏之鬼汨水有抱怨
之魂康成以姓改鄉不濟小聖之禍
王褒哀變隴木適受非妄之災生居
衛罌覆舟之痛誰罪三仁在毫剖心之酷
何辜若乃側近邦畿審尓世代非墳

籍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盍
門之險心庫狩廸之毒役慮唯以宮

籍所載在耳目之前者至有腹藏盂

門之險心庫矜虺之毒役慮唯以害
他為念行己必用利我為先錐刀推
其尖銳谿壑訝其難滿而則百兩外
榮千鍾內實優偓綺羅坐列甘膩鳴
金瑲玉富逆終身自有懷百璧而為
衿瑩明珠而成性心不能行咎鏊之
煞手不忍折方長之篠懷殊材而莫
採蓄美志而誰盼偏糅於冗雜之中
見厎於鄉閭之末抱飢寒而溘死向
麋鹿而共埋享嘗瘠寞孀孩無寄名
字不聞煙沉電滅如斯可恨豈一人
哉是知桀跖之凶殘無懼來禍之將
及閔曾之篤行勿擬後慶之當臻故
褐冠子曰夫命者自然者也賢者未
必得之不肖者亦未必失之斯之
謂矣
大夫曰若子引百家之言則列子之
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
讓斯賤若然者則貧賤者立名之士
所營而至也則富貴者貪競之徒所
求而得也何名自然之數哉先生曰
此乃一隅之說非周於理者也夫富
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貧

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

此乃一聞之說

貴自有貪競富貴非貪競所能得貧
賤自有廉讓貧賤非廉讓所欲邀自

廣弘明集卷二十二　第十四丈　畢

有富貴而非貪求貧賤而不廉讓且
子罕言命道藉人弘故性命之理先
聖之所憚說善惡報應天道有常而
關哉辟如溫風轉華寒飆颺雪有委
溲糞之下有系玉階之上風飈無心
於厚薄而華霰有穢淨之殊途天
道無心於愛憎而性命有窮通之異
術子聞子公待封而封至嚴毋望喪
而喪及若見善人便言其後必昌若
覩惡人便言其後必亡此猶終身守
株而冀狡兔之更獲耳大夫於是斂
容而謝曰若僕者所執偏述而昧通
途守狹近而失遐曠今承悠音渙然蒙
啓辟猶跡蜀伏尸歷万古而忽悟中
山沉醉未千朝而遽醒請事斯語以
銘諸紳　或問曰朱子託憑虛之談
暢方寸之底論情指事深有趣焉但
詳之先典有所未達夫人哀樂喜怒
之情苞善惡之性資待之方不足於
是爭奪之事斯興才識均者不能
相御天生仁聖寔使司牧樂者聖人
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

廣弘明集卷二十二　第十五丈

撿其迹五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爵以

之所作禮者先王之所制三千之儀以

撿其迹五音之和以導其心設爵以
勸善懸刑以懲惡纖毫不漏酬酢如
響玉帛云乎非無為所薦鼓鍾斯合
豈自然而諧千科滿目靡非力用所
構百貫条差悉由智思而造吾子湯
武之自辯周孔之學徒出入户牖伏
膺名教而云善人知善之不足遷也
惡人知惡之不足誡也善不能招慶
禍不能報惡是何背理之談也且翔
翔蠕動猶知去就况人為最靈而同
一自然之物此豈高厚之詩何取辟
之非類情所未達翁待清酬荅曰昔
盧敖北遭若士自傷足跡之未曠河
宗東窺瀛海方歎秋水之不多吾子
習近成性未易可與談遠大者也今
子以屈申俯仰心慮所為彫鏤前羽琢
身手所作禮樂者聖人之所作聖人
者天地之所生請為吾子近取諸身
則可以遠通諸物子以耳聞眼見足
蹈手握意謂孰使之然身有痾疢冷
熱皆不自知哀樂喜怒興廢安在何
地有識者自知識之所在者乎有智
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

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事謝則

者自知智之所存者乎若識遍身中

傷身則識裂智若隨事拯事謝則
智滅果識不知識智不知智於是推
近以達遠觸類而長之故知禮樂不
自知其所由而制聖人不自知其所由
而生雨像亦不知其所由而立矣於
是殊形異慮委積充盈靜動合散自
生自滅動靜者莫有識其主生滅者不
自曉其根蓋自然之理著矣所謂非
自然者乃大自然也是有為者乃大
無為也子云天生聖人是使司牧何
故唐虞疊聖加以五臣文武重光益
以十乱豈天道之不能一其終始將末
代貽咎於天地大舜大堯非欲生不
肖之子龍逢比干豈樂身就誅割孔
子歷騁栖遑卒云執鞭不憚顏飜回
何敢死終使慈父請車彼三聖三仁
可謂妙取捨矣天能令東海亢旱不
如理孝婦之怨地能使高城復壍未
若救杞梁之殯故榮落死生自然定
分若聖為仁不能自免深味鄙句理
存顯然

因緣無性論　陳真觀法師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

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

緣無性論

陳真觀法師

請疑公子致言於通敏先生曰夫二儀始判則庶類是依七曜既懸則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後繫象之所未明古往今来賢聖於焉莫究而希玄君子爭騁鑽求慕理名人競加穿鑿儒家所說則盛辯自然假氏所明則高陳報應雖自然鋒鏑克勝於前報應干戈敗績於後而愚心難啓暗識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　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對曰省二君之清論實各擅於偏隅自然則依傍於老莊報應則祖述於周孔可謂楚則已失而齊亦未為得也今為吾子揚搉而陳之夫三墳五典善惡之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猶擁況復漆園傲吏悅性乃為一時之矯俗非關契理之玄謨今請問自然之本為何所趣有因果耶無因果乎若謂自然尚論因果則事同矛盾兩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傾不煩多難若謂永無報應頓絕因果則君臣父子其斯道不行仁義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招慶為善致殃亦應鑽火得氷種豆生麥未見聲和響戾形曲影端者也

不行孝慈此言何用便當造惡
招慶為善致殃亦應鑽火得氷種豆
生麦未見聲和響戾形曲影端者也
若以放勛上聖而誕育於丹朱重華
至德而生於瞽叟便為自然而然者
竊為足下不取焉夫至親之道乃曰
天性而各隨行業曽不相關堯舜樹
德於往生故稟茲靈智鯀叟興惡乎
前世故致此頑嚚而復共結重縁還
相影發乃欲因凡顯聖以智化愚若
無瞽叟之凶豈知克諧之美自非放
勛之聖誰化慢遊之惡故阿難調達
並為世尊之弟羅睺善星同是如来
之胤而阿難常親給侍調達每興害
逆羅侯則誠珠莫犯善星則破器難
収以此而觀諒可知矣若云各有自
性不可遷貿者此殊不然至如鷹化
為鳩本心頓盡橘變成枳前味永消
昔富今貧定性之理難奪先貴後賤
賦命之言何在呂望屠牛之士終享太
師伊尹負鼎之人卒登承相戴喇四
隣所崽後著高名周處三害之端晚
稱令德闍王無間之罪翻然改畜育
王莫大之僭忽餘尊善若依自性之
理豈容得有斯義善人唯應脩善不
可片時起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容一
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守必然愚

理豈容得有斯義善人唯應脩善不
可片時起惡惡人恒自起惡無容一
念生善是則榮枯寵辱皆守必然愚
智尊卑永無傾革豈其然乎決不然
也又若以脩德之人翻感憂慼行善
之者反致沉淪以為自然之命亦不
然也若行善而望報去善更遥脩德
以邀名離德逾遠者必挺珪璋之性
懷琬琰之心本無意於名聞曾不欣
乎富貴而英聲必彝雅慶方臻或
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别玉遂
等沉湣塹且龍潛无虧鳳德豈容區
區於天壤擾擾於世間自可困窮無煩
瞋懫至如太伯高讓而流芳千祀仲
尼窮厄而傳名万代顏稱早世特是
命業不長冉致斯疾當由病因未斷
二子伏誅弥顯衛靈之惡三仁受戮
方見郼紂之僭首山之餓不免求名
之責汨水之流尚貽懷怨之咎且夫
決定成業非神力之所救必應受報豈
聖智而能攘並契昔因非今造也若
謂屠割為務而永壽百齡盜竊居懷
而豊財巨億以為定性而然者亦所
未俞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今

世重殃未招果報以其為罪既大憂
善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

而豐財巨億以為定性而然者亦所
未前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財令
世亟殃未招果報以其為罪既大慶
善宜多所以且緩其誅宜縱其惡
一朝禍盈疊積則便覆巢碎卵長
歸禹子泥犁永處無間地獄故書云
惡不積無以滅身此之謂矣亦有見
招果報事接見聞至如王莽墓迸則
懸首漸臺董卓凶殘則曝尸都市晉
侯夢趙禍感陷廁之悲齊主害彭生
有墜車之痛夏祚顛覆桀之罪也
殷宗殄喪紂之過焉故知因果之義
陸離難准業報之理參差不定所謂
生報現報及後報也
請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計於義不
可則報應之辨在言為得而前言復
云二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
得而聞耶
通敏先生曰子既懇懃屢請余亦僶
俛相荅但自省庸陋未申其要妙耳
尋法本非有非有則無生理自非無
非无則无滅无生无滅諸法安在非
有非无万物何寄蕩乎清淨推求之
路斯斷堯然平等取捨之徑無從豈
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想可得直
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諍論

路斯斷夷然平等取捨之徑無從豈
有報應之理可求善惡之想可得直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二三　男
以凡品衆生未了斯致故橫興諍論
强生分別所謂渴人逐焰水在河池
眼病見華空曾無樹但為接近情祛
其重惑微示因果略顯業緣使定性
執除自然見顯若達乎正理悟此真
法亦復何所而有何所而無哉於是
二三君子相視心驚欣然領悟退席
跪伏而言曰今者可謂朝聞夕死虛
往實歸積滯皆傾等秋風之落葉繁
疑並散譬春日之銷氷謹當共捨前
迷同遵後業矣

齊三部一切經願文　魏收

三有令區四生稟性共遊火宅俱淪
欲海所以法王當洲渚之運覺者應
車乘之期導彼沉迷歸茲勝地自寶
雲西睒法河東瀉甘露橫流隨風感
授皇家統天尊道崇法拔羣品於有
待驗衆生於不二所以刻檀作繢攡石
咸金遍於万國塵沙數等復詔司存
有事油素精誠踰於皮骨句偈盡於
龍宮金口所宣揔勒繕寫各有三部合
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
無思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第二十三丈　男

周經藏願文　王襃

若干卷用此功德心若虛空以平等施
無恩不洽藉我願力同登上果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第二十二丈

周經藏願文　王褒

年月日某和尚云云　蓋聞元河疏迹樂緼靈丘四徹中繩書藏羣玉亦有青丘紫府三皇刻石之文綠檢黃繩六甲靈飛之字豈若如來秘藏辟彼明珠諸佛所歸同夫淨鏡鹿苑四諦之法㞕園八解之文香山巨力豈去能負以歲在昭陽龍集天井奉為云云奉造一切經藏始乎生滅之教訖於涅槃之說論議希有短偈長行青首銀函玄文王匣淩陽餌藥止觀仙字關尹望氣義受玄言未有龍樹利根看題不遍斯陁淺行周座未聞盡天竺之音窮貝多之葉庾分八國文徙蜀賓石盡六銖書還大海仰願過去神靈乘茲道力得无生忍具足威儀又願國祚遐長日民休慶四方內附万福現前六趣怨親同登正覺

寶臺經藏願文　隋煬帝

菩薩戒弟子楊廣和南仰惟如來應世聲教被物慇懃徵密結集法藏帝釋輪王既被付囑菩薩聲聞得揚大化度脫無量以迄于今至尊極溺百王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第二十三丈

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

梵輪王助祇[illegible]聞得揚大化
度脫無量以迄于今至尊拯溺百王

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
南愚民餘燼相煽爰勅戎略重清海
濱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
經多同煨燼結鬘繩墨湮滅溝渠是
以遠命眾軍隨方收聚未及朞月輕
舟總至乃命學司依名次錄并延道場
義府覃思證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
本類莊嚴修葺其舊惟新寶臺四藏
將十万軸因發弘誓永事流通仍書願
文悉連卷後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
止寶臺正藏親躬受持其次藏以下
則慧日法雲道場日嚴弘善靈剎此
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宮互有
小大僧徒亦各眾寡並隨經部多少
斟酌分付授者既其懇至受者亦宜殷
重長存法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來
入寺寫勿使零落兩失无作前佛後
佛諒同金口即教當教寧殊玉牒須
彌山上眾聖共持金剛海底天龍盡
護散在閻浮亦復如是追念繕造之
者殷誠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捨
撒淨財豈可稱計所資甘雨用沃燋牙
能生諸佛本是般若人能弘法非道

弘人恕己深思即是自為今陳此意

攝法則豈可稱言所資甘雨所洪爛

能生諸佛本是般若人能弘法非道

廣弘明集卷三十二　第三十四　勇

弘人恕已深思即是自為今陳以意
乃似執着若不開警則不深固自行
化他備在經律顧循菲識誠媿通方
因果相推何殊眼見豈不知獨善且
最勝无為第一樂內典法與自關衆
僧何事區區横相負荷但慶遇宿植
生長王宮謁陛趍庭剐存遠大出受
蕃寄每用枉兢非唯禮樂政形一遵
成旨而舟航運出弥奉弗墜無容棄
䙝高而同園綺變菩薩而作聲聞越
用乖方既其不可篤信受付竊敢當
仁然五種法師俱得六根清淨而如
說脩行涅槃最近從守經律不依佛
戒口便說空心滞於有无上醫王隨
病逗藥開乳咯蘇為方既異甜冷昔
熱取療亦殊辟前後教門別赴機性
根莖枝葉受潤終齊揔會津梁無不
入道猶如問孝問仁孔酬雖別治身
治國老意無乖殊途同歸一致百慮
內外相融義同泯合何處有學毗曇
而不成聖執黎耶即能悟真師子嚴
鎧反貽毀於羸目鴆足至底毻取誚
於蜂房心同劒戟諍踰水火經意論

廣弘明集卷三十二　第三十五　勇

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

於彝房心同劒戟諍踰水火經意論

意都不如斯通經通論何因若此恐
施甘露更成毒藥價均味海則致醍
醐聖御紺寶天飛金輪雲動納万善
於仁壽揔一乘於普會開發含識濟
波羣生今所傳經遍手宇內衆聖潛
力必運他方共登菩提早證常樂則
是弟子之申順弘揩於無窮平等坦
然通遺唱白達識體之念隨喜

請御制經序表

沙門玄奘言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
域求如来之秘蔵尋釋迦之遺旨揔
獲六百五十七部並以載於白馬以
貞觀十八年方還京邑尋蒙
勅旨令於弘福道場披尋翻譯令以
翻出菩薩蔵等經伏願垂恩以為經
序惟希　勅旨方布中夏并撰西
域傳一部揔二十四卷謹令舍人李
敬一以將恭進無任悚息之至謹奉
表以聞謹言

勅荅玄奘法師前表

省書具悉来旨法師夙標高志行出
塵表汎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
法門弘闡大猷盪滌衆罪是故慈雲
欲卷舒之而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

法門弘闡大猷盪滌衆罪是故慈雲
欲卷舒之而蔭四空慧日將昏朗之
而照八極舒朗之者其惟法師乎朕
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微豈
能仰測請為經題者非己所聞又云
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 勑奘尚
重請經題序啓 本闕
三藏聖教序 太宗文皇帝
蓋聞二儀有像顯覆載以含生四時
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
庸愚皆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
其數然而天地苞乎陰陽而易識者
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
者以其无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
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
崇虛乘幽控寂弘濟万品典御十方
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
則弥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
无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
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
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
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
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
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
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於西土騰漢
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
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
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
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
麗象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
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羣
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
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
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
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者法
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
心長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
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
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
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
境悲正法之陵遲棲慮玄門慨深文
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
偽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
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
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万
里山川撥烟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
霜雨而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
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
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飡風鹿苑鷲峯
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

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
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峯
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
上賢探賾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
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波
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
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夏宣
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
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
火宅之乾燄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
波同臻彼岸是知惡因業墜善以緣
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
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華蓮出淥波飛
塵不能汚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
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
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
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
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將
日月而无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永大
謝
勅賚經序啓
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賾局於生
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
且遠徵羲冊覩奧不測其神遐想軒
圖歷選並歸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
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
掩百千之日月序列代之區域納恒

圖歷遐並臨 其美伏惟 皇帝陛下
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州
掩百千之日月序列代之區域納恒
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
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
耶謁嵋山經途万里怙天威如咫步
匪乘千葉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
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鷲嶺之
遺旨並以載于白馬來獻紫宸蒙下
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
燈之榮才異馬鳴深愧瀉瓶之敏所
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
序文超象繫之表若聚日之放千光
理括衆妙之門同法雲之瀉百草一
音演說億劫罕逢無以微生親承梵
響踊躍歡喜如聞受記無任忻荷之
極謹奉表詣闕陳謝以聞謹言

勅答謝啓

朕才謝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
所未閑昨製序文深爲鄙拙惟恐穢
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来
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弥益厚顔
善不足稱空勞致謝

皇太子臣治述　聖記三藏經序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
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

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
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
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
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
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
聖慈所被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
緣無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
度之正教拯羣有之塗炭啓三藏之
秘扃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而
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
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
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
菀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
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
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
斂衽而朝万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
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
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
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性凝寂
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
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
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
會於海万區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

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
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

會於海万區分義捴成乎實豈與湯

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
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
齠齔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
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
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
化物以中華之無質尋印度之真文
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獲
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
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文凡六百
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
不竭傳智燈之長焰皎幽闇而恒明
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
法相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
二儀之固伏見　御製衆經序照古
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之潤
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
綱以為斯記

皇太子荅沙門玄奘謝聖教序書
治素無才學性不聰敏內典諸文殊
未觀覽所作論序鄙拙尤繁忽見
來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慚悚交并
勞師遠臻悔以為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褚亮

来書褒揚讃述撫躬自省慙愧交并
勞師遠臻悔以為愧

金剛般若經注序　褚亮

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
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
照慧炬以出重昏抜愛河而升彼岸
與夫輪轉万劫蓋染六塵流遁以徇
無涯踳馳而趍捷徑豈同日而言也
潁川庾初孫早弘篤信以為般若所
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
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象之
外是以結驗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
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
悟嗟迷方之弗遠睹岐途而太息屬
有慧淨法師博通奧義辯同炙輠
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
乘此檐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
衢罇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
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
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為偈
法之梁棟變群生之耳目詞鋒秀上
聮鷲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
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
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
人今則妙門重闡籍甚當世想此玄

宗讚為稱首歲惟閹茂始創懷油月

人今則妙門重闡籍甚當世想此玄
宗贊為稱首崴惟闇茂始創懷油月

踵仲呂爰茲絕筆緇俗攸仰軒蓋成
陰扣鍾隨其小大鳴劒發其光彩一
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
授方且顧義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
衢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不
刊栢南所寄蔵羣玉而無朽豈不盛
哉豈不盛哉

金剛般若經集註序

司元大夫隴西李儼字仲思撰

夫以觀鳥垂文振宏規於八體泣麟
敷典溴洪波於九流循其轍者不踰
乎寰域涉其源者謹歸乎仁義孰若
至聖乘時能仁昭法剖秋毫於十地
惣沙界而詮道釋春氷於一乘冠塵
刼而流化若迺是相非相是空非空
乎不測廓焉無象假名言以立體苞權
實而為用窮一不照之照引重昏於夢境
運無知之知導群迷於朽宅究其實
相則般若為之宗矣自真容西謝僞
教東流香城從築於綿區寶臺移
構於中壤鱗華羽集者咸伺其法雲
霽霧廓者巳悟其真至矣哉無得而

稱也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

攝於中壤鱗萃羽集者咸仰其法雲
寒霧廓者已悟其真至矣哉無得而
稱也然此梵本至秦弘始有羅什三
藏於長安城創譯一本名舍衛國暨
於後魏宣武之世有流支三藏於洛陽
城重翻一本名舍婆提江南梁末有
真諦三藏又翻一本名祇樹林隋初
開皇有佛陁耶舍三藏又翻一本名
祇陁林大唐有玄奘三藏又翻一本
名誓多林雖分軌揚鑣同歸至極而
筌詞析義頗亦殊途然流支翻者兼
帶天親釋論三卷又翻金對仙論十
卷隋初耶舍又翻無著釋論兩卷比
校三論文義大同然新則理隱而文略
舊則工顯而義周兼有秦世羅什晉
室謝靈運隋代曇琛皇朝慧淨法師
等並器業韶茂博雅洽聞躭味茲
典俱為注釋研考秘賾咸騁異義時
有長安西明寺釋道世法師字玄惲
德鏡玄流道資素蓄伏膺聖教雅好
斯文以解詁多門尋覈勞近未若參
綜厥美一以貫之爰擬諸家而為集
註開題科簡同銘斯部勒成三卷号
為集註般若兼出義蹤三卷玄義兩卷
現行要用文理周悉庶使靈山積壤
干天之峻弥高巨海納川浴日之波

現行要用文理周恚㢋使靈山積壤
于天之峻弥高巨海納川浴日之波
逾廣披文者異窮其理講導者洞盡
其性學侶无疲於倍功談客有同於
兼拣金口妙義掩二曜以長懸玉軸
微言貫三才而靡絶豈止聲芬藹嶺
字韞龍宮而已哉

與翻經大德等書　太常博士柳宣

歸敬偈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冈或尤譏　沉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海　舟檝攸希　異執乖競
和合是依　玄離取有　理絶過違
惕乘八正　戯入百非　周拾同辨
滌淨混微　簡金去礫　琢玉裨輝
能仁普鑒　凝慮研幾　契誠大道
孰敢毀誹　諤諤崇德　雅唯浸襄
惟願留聽　度有發揮　望務惘惘
委誨斐斐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殁雙樹
微言既暢至理亦弘剎土蒙攝受之
恩懷生沾昭蘇之慧自佛樹西蔭覺
影東臨漢魏寔為濫觴符姚盛其風
彩自是名僧間出達士連𨈆慧日長
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

影響臨漢藝寔爲還酉符始歷其屋

彩自是名僧間出逵士連驟慧曰長

履八字函第九卷第二十三張　趙

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
闡之力仍資什安別有善開遠適羅
浮圖澄近現趙魏粗言圭角未可縷陳
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
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爲息言明道方
契證於凝寂猶執玄以求玄是玄非玄
理因玄以忘玄或是玄義雖冥會幽
塗事絶言象然攝生歸寂終藉筌蹄
亦既立言是非鋒起如彼戰爭干戈
競發負者屏氣勝者先鳴故尚降
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無畏答難有
方則物輩喧張我等耻辱是故身心
適道一意揔持法幢柾植法鼓退震旗
鼓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能威
不伏若使望風旗靡對難含睇而能
闡弘三寶無有是處尚藥呂奉御入
空有之門馳正見之路闓持擬於昔
賢洞微侔於往哲其辭辯其義明其
德貞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
覺之分影響成教若淨名之詣菴園
闡道必求猶善才之歸無竭意在弘
宣佛教立破因明之跡若其是也必須
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短

慶八字函第十五卷第二十二張　第三十七丈　丁

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採石他山朝野

然其所長如其非也理合指其所竊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第二十七丈　張

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採石他山朝野
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寫水皆望
盪滌掉悔之源鋪屏疑忿之聚有太
史令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正
路行屬歸依以實際為大覺玄軀無
為是調御法體然皎日麗天寔助上
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妙道
是所信受是所安心但不敢以黃葉為
金山雜成鳳南郭濫吹淄澠混流耳
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
林已後歲將二千正法既通末法初
踐玄理鬱而不彰覺道浸將湮落玄
奘法師頭陀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
樹金流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鷲嶺身
入彼鄉娑羅寶階仍驗虛實至如歷
覽王舍禮特恒河如斯等輩未易具
言也加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
域疑義悉皆質之彼師毗尼之藏既奉
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而為常蘇
姤路既得之於聲明稱多羅亦剖斷
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韞之胸懷理
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
旦之所推定摩訶之号乃羅衛之所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第二十八丈　張

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稍道然呂君學

且之所推定摩訶之号乃羅衛之所
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稍道然呂君學
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
悉至於隨羅佛法稟自生知無尋辯
才寧由伏習但以因明義隱所見不
同猶觸象各得其形共器飯有異色
呂君既已執情道俗企望掎定秋霜已
降側聽鍾鳴法雲既敷雷震希發但
龍偽蹤蹋非驢所堪猶緇服亮貞白
衣不踐脫如龍種杭說無垢釋疑則
苾蒭悉曇亦優婆能盡輙附微志
請不為煩若有滯疑望諮三蔵裁
決以所承稟傳亦四衆則正道克昌
覆障永絶紹隆三寳其在茲乎過
此已往非復所悉弟子柳宣白
答博士柳宣　譯經釋明濬　還述頌
於赫大聖　種覺圓明　無幽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　孰悟歸誠
真道可仰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正匪虧盈
八邪馳鋭　四句爭名　飾非濫是
御童為輕　照日氷散　投珠水清
顯允上德　體道居貞　縦加讐毀
不動遺榮　昂昂令喆　欝欝含情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聊申悱悱

不動遺榮　昂昂令喆　欝欝含情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第三十六張　聚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聊申悱悱

用簡英英

還述曰須於塋表預属歸㪅之詞其
文煥乎向偉麗也詳其致誠哉豈不
然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槩日封人
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慢結者漂淪而
不窮至於六十二見爭翳薈而自屬
九十五道競扶服而無歸如來以本
願大悲忘緣俯應內圓四智外顯六
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而摧外
道竭妙愛海濟稟識於三空殄彼邪
山驗胥形於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
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德而稱矣象
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堅林寢
迹振遺烈於三千自佛日西傾餘光
東照周感夜隕之瑞漢通宵夢之徵
騰蘭炳惠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
其於譯經弘法神異濟時高論降邪
安禪肅物緝頽經者接武維絕紐者
肩隨莫不哀夏欽風幽明翼化聯華
靡替可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蘊靈
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瀉以賠五乘
悲去聖之逾遠憫来教之多闕緬思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　第三十七張　聚

圓義詢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吊、

秀出含章
悲去聖之逾遠憫来教之多闕緬思
圓義詢道以身心口自謀形影相吊、
振衣警錫尋波討源出玉關而遠遊
栢金河而一息稽疑梵字探幽洞微
旋化神州楊真孫謬遺筌闕典大備
茲辰方等圓宗弥廣前烈所明勝義
妙絶環中之中真性真空極踰方外
之外以有取也有取耆其真統無求
之无求蠢其實拂二邊之相累遣赤
易洎其深重空何以臻其極要矣妙
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為
法在心為法形言為教法有自相共
相教乃遮詮表詮粹旨沖宗豈造次
所能闚縷法師凝神俊智詳正始末
緝濕玄籍大啓幽關秘希聲應和響
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之巨細於是
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問道蓄疑
請益固已飲和滿腹莫測其淺深聆
音駭聽孰知其遠近至於因明小道
現比蓋微斯乃栢初學之方隅舉立
論之標幟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功
備諸奧冊非此所去也呂奉御以風
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詼通夙彰博
物弋獵闕墳之典鈎深壞壁之書觸
類而長應諸數術振風飆於辯囿騁

神契抄皋抄多館器宇言遊虔常惜
物弋獵闕墳之典鉤深壞壁之書綱
纇而長應諸數術振風飆於辯囿樀
光華於翰林驤首雲中先鳴日下五
行貧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覺太
玄應問便釋再尋象言戲玄試即成實
晉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今蔑如也既
而翱翔羣略綽有餘功爲能翦慕大
乘夙敦誠信比因友生戲亦忽復属
想曰明不以師資𡪱已穿鑿比決諸
疏指斥求非諠議於朝形於造次考
其志也固已難加覈其知也誠爲可
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機
三疏向己一周舉非四十有无一是
自既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非而能
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不
是是而恒非言非不非非非而恒是
非非恒是不為非所非是是恒非不
為是所是以茲聚失致惑病諸且據
生因了因執一體而亡二義能了所
了封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宗體
留依去體以為宗喻體喻依去體留
依而為喻緣斯兩糸妄起多數迷一
極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己
一心滯文句於上下誤字音之平去
復以數論為聲論舉生成為滅成豈唯

一心滞文句於上下誤字音之平去
復以數論為聲論舉生成為滅成豈唯
差雜合之宗曰蓋亦違倒順之前後
又採鄙俚訛韻以擬梵本囀音雖廣
擬七種而只當一囀然非彼七所目
乃是第八呼聲舛雜乖訛何從而
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無窮唯
體極小復漸和合生諸子微數則倍減
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巳
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成一呂公
所引易繫辤云太極生二儀二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万物云此
与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无形肇生
有象元資一氣終成万物豈得以多
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欲顯博聞義
乖復何所詮設引大例生義以同若
釋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危豈得苟
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讎奚至於
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由率己致
斯狼狽根既不正枝葉自傾遂誤生
疑隨疑設難曲形直影其可得乎試
舉二三冀詳大意深庶繁緒委荅如
別尋夫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
示顯真俗雲遲難易楚越因彰佛教
弘遠正法凝深辟洪爐非棡雲所投

示顯真俗雲遲難易楚越因彰佛教
弘遠正法凝深辟洪爐非捆雲所投
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者
靈府沆秘襟期遠邈專精九數綜涉
六文博考圖典暗覩虛物鄙衛宏之
失度陋裨竈之末工神無滯用望實
斯在既屬呂公餘論後致間言以實
際為大覺玄軀無為是調御法體此
乃信熏脩容有分證寧自然終不可
成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然
天師妙道幸以弄斯且寂氏天師崔
君特爲共貽伊咎夫復何言雖謂不
混於淄澠蓋已自濫金鍮耳惟公逸
宇寥廓學殫墳素府身以仁義應物
以樞機肅肅焉汪汪焉擢勁節以
干雲湛清瀾而鎮地騰芳文苑職處
儒林捃摭九疇之宗研詳二戴之說
至於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莫不義符
指掌事如府拾鑽組咸推其准的法
度必待其崔黄遂令相鼠之詩絕聞
於埜負麗之詠盈耳於朝惟名爲實
盡善盡美矣而識務之重寧自夙於
弘護之心實惟素蓄屬斯諠議同恥
疚懷故能投刺含膝允允大義非夫
才兼內外賦實隣幾豈能激揚清濁
齊谷至真可皆十八門下眼道皆三

疚懷故柴投刺含毫允光大義非夫
才兼內外照貫隣幾豈能激揚清濁
濟俗匡真昔什公門下服道者三
千今此會中同聽者如市負道揖以
庸陋叨廁末筵雖慶朝聞終慙夕惕
詳以遺跡三德並是貫達五乘牆仞
罕窺辭峯難仰既屬商羊鼓儛而霈
澤必靈詞雷迅發恐無暇掩耳僉議
古人曰一枝可以戢羽何煩千鄧林
潢洿足以沉鱗豈俟於滄海故不以
愚慢無遑課虛辭弗獲免粗陳梗
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顧已庸
踈弥增悚恧捎述還荅餘無所申釋
明濬白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二